冷齋夜話

二十

821
2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冷齋夜話10巻』 請求記号 821-27

ガラス使用

冷齋夜話巻之五

即宗院

宗 1

雅 1

階

妨梅詩輸罰松存詩

王文公原蓮山嘗与薛処士茶賦梅詩輸一首

曰華髮尋春始允梅一枝臨路雪培堆風埒

南阪官事恒書々蓮隱澤使来又嘗与俞秀

才玉報寧公方假寐秀才私跨公沪入法雲

謁英覚禅師公知之有頃秀才玉公佯睡々

起遣秀才小階曰為僧子乃敢盗跨吾沪秀

才叩頭欲自以り燒其罪与僧亦為解勧公

徐曰罰松存詩一首秀才立就其詞極佳中

才之人忘之予為補之曰美磬揺蒸煙万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冷齋夜話10巻』　請求記号 821-27

ガラス使用

波浮水下を跨ぎ人業々吹解可し

東坡義記點定一事也

舒王在鍾山を居り黄州来公曰東坡近日有何妙語者曰東坡宿か臨皐家酔夢而起作宋郎雪像義記子を餘云點定才一事也

寫出適留船中公遣人取而至時月出か東南来影在地公展読か風落花見眉鬚曰子瞻人中於也然有一事未穏者曰何也公曰日勝日負之者曰必人善時日勝日負耳

東坡中之拊手火笑之以公為志云

荊公梅詩

荊公嘗訪一高士不遇起其牆角數枝梅凌雪特地開遥知之是雪為有暗香来

詩墨勢意

荊公曰本業詩云風定花猶落靜中見勢意鳥鳴山更幽勢中見靜意山谷曰此老漁詩不失拜經旨趣亦何性耶唐詩有曰海日生殘月江春入舊年者墨早意か殘晩中有曰驚蟬移別柳鬪雀隠果庭者墨靜意か喧勢中

東坡此眉子研詩其略曰君之見其畫手開十眉撥雲在月手新奇遊人指點小輦雪中有漁叫胡弓斷用此來意也

舒王山谷賦詩

舒王宿金山寺陸詩一夕而半兵句妙絶以曰
王家剩得月々落小津鼓又曰乃知像教力
但渡無所苦之數以生半山谷在曇流坐不
士快軒詩點筆立半毛略曰吟詩也坐以窓
裘美云今又一杯水氏得青玉化為一張紙
想見毛高歌氣摩雲穹独立美象之表筆端
三昧遊戯自在也

王荊公詩用事

舒王晩年詩曰紅梨無果庇花方黄菊不知多
路在歳晩蒼官才自保日高是如尚横陳又
曰木落岡巒因自献水帰舟流以横陳山谷
謂予曰自献横陳乎允相以坐荊公令應完
用耳予曰首楞嚴經亦曰、横陳時味以嚼
臘

荊公東坡警句

唐詩是曰長因送人處恒得別衆時又曰舊國
別多日故人無少年而荊公用毛意也古今
不經人道語荊公詩曰水末小山慳冉々学
根南澗水冷々繰半白雪桑重孫割看黄雲
稲正是東坡曰桑疇而過獲沈膩麥隴風来
餅餌香以羊嚴經峯因去果蟹以蓮花方毛

吐華而果包藥木

荊公東坡句非眼

造語工至於荊公東坡山谷者古今之變荊
公曰江月轉空為白晝嶺雲分暝與黃昏又
曰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東坡
海棠詩曰秖恐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
妝又曰我攜此石歸袖中有東海山谷曰此
皆謂之句中眼學者不知此妙語韻終不勝

舒王編卯家詩

舒王以李太白杜少陵韓退之歐永叔詩編為
卯家說集而以歐公為太白之上世其能已

意舒王嘗曰太白詞語迅快無跡脫處然已
識汗下詩詞十句九句言婦人酒耳歐公今
代詩人未有出已右者但恨已不修三國志
而修五代史耳以歐公說曰川人仰玩飛鳥
驚之句亦有佳趣第人不解耳

范文正公故說

范仲淹少時求為秦州西溪監鹽已志然其如
文知用兵利病耳而廨舍多故納文正戲題
已槃曰飽去櫻桃重飢來柳葉輕但知雖此
去不要問前程隨戲笑之語亦豈弟渾厚之
氣逼人況已大者乎

柳子厚詩曰漁翁夜傍西岩宿曉汲清湘然楚
竹燃消日出不見人鬱（音奥）藹一聲山水孤回
看下際下斗添岩上無心雲相逐東坡云記
以奇趣為宗及當無道為趣熟味此詩有奇
趣然已尾每句陡不次亦可鬱藹三字相呼
[illegible]

東坡屬著

予遊儋耳又見黎氏為予言東坡無子不相從
相從乞園蔬出已陰別以液付詩我出儋耳
民寄里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聲如子遊平
生生死亭三志無劣優志君子非久從去且
少留已末云剝醞佳甚求一包治川寫此誕
以折菜錢又冬重海南桂間有聲窠木字曰
貪看白鳥撲枯滿不覺春來沒蓍湖又謁姜
唐佐佐佐不在見已母母迎哭食予檳榔予
問母識蘇公母曰識之然無柰已無吟詩公
常杖而至指西木樅自坐已上問曰秀才何
往哉言入村落未遂有包烙人紙公以手拭
拜去滿紙祝曰秀才悔滿示之今當在予索
讀之醉書歌傾曰張睢陽生猶罵賊嚼齒去
齦就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林和靖送遵式記

王巽公詩金陵以去致淺塘誨師遵式々々以
病辭又愈以謁公乃過孤山和靖先生來遊
逋以詩送之曰庫牙熊軾隱鈴齋棠樹陰々
七賢皆丞相望崇賓謁少清淡應甚若人來

丁晉和蘇文公記兩聯

韓子蒼曰丁晉公海外記曰草解忘憂々反事
必能含笑々何人世以為工又讀東坡詩曰
也非識面若含笑多心去久付り呼使光才
力相去如天淵

上元記

予嘗自并州過江南過鄧下上元遇狩變郎蔡
子因約相見相國寺未至有若人求詩且曰
光範嘗有雲岩寺詩懷京師曰上元独宿雲
岩寺卧看青灯映落沙夜久雪猿啼嶽頂多
回山月上梅花十分春夜孤何事一掬伯心
未到衆布恠少年川樂処軟風乘霧噴東華
合尚為北京師上元懷山中也予戯為之曰
小遊悰慢看并山重到皇州又上元悠々楼
臺思往事管絃音律試新翻期人未至情如
海寂市歸來月滿軒布恠雲岩寺独宿雪窓
殘夜一春猿

東坡滑稽又云無有無異

五村校云年已七十方買妾偶然東坡杖藜相
過村校在近生屯東坡為壽且乞詩東坡問
所買妾手業何曰三十乃戲為詩其略曰仿
志方崗而立歲先生已是志稀年此老滑稽
有文章此氏又曰世間事無有無異才人思
之不至也此曰我允魏徵嘗姬媚如異曰人
云盧杞是姦邪又曰無物不可比數此嫡也
以石榴也紙必以罌粟必圓字必以梨必雜
絹必以海棠也

冷齋夜話卷之五終

冷齋夜話卷之六

舒王嗜仲曾子固諷之

舒王嗜仲曾子固欲諷之未有以發之也然
丁丑舍於南昌少頃溝近之亦至近之乾涘
禪王問屯所得子固熟視之已而又論人物
曰某人可拜子固曰介甫也而逃仲亦可式
拜舒王曰子固失言也善學者讀屯也唯理
之求有無吾心者如樵牧之言於不廢言而
無理用孔所不敢從子固笑曰有言未戲之
耳

陳堂中罪洪小甫稱甘露夷

陳ノ翁罪予小尚稱甘露滅近不遜曰以甘露
負覺道半者如來識也子凡夫与僕等俯仰
也其佛地如之淵也素何冒也美名而為之
耶予應之曰使我不以稱甘露滅者如言蓋
不以稱甜金不以稱色英世等以大方便曉
諸衆生令知根本而妙意不可以言盡故言
甘露負之者寂負甘露不死之藥所謂寂滅
之体而不死者也人人皆足而独僕不以稱
何也公今來教且不肯以甘露滅名我抗為
宰相寧能飾予美官乎堂中愕然思所以為
折薩予不可以乃笑而已

大覺禪師乞達山

大覺璉禪師学外工詩舒王少比游嘗以此詩
示歐公々々曰此道人肝臓饅頭也王不
悟此戯問此意歐公曰是本無一點菜事璉
蒙仁廟賞識留住東京為國禪院甚久嘗作
偈進呈乞達山來曰千族雲山弟磬深果方
海也此峰頭慇懃氏祝如之壽一性清香滿
石樓又曰毒仁況是如荒澗乞与孤雲自在
花

靚禪師為深所溺詩

靚禪師為道也宿也初主鈞之三峰嘗赴供民

家渡溪々洗艶重遅為溪流所陷童子振之
至岸生沙石間悉抗如前木鶴童子意不怒
且遭詬遂不敢仰視艶忽指溪北詩曰来々
丁夜雨霧霑濕得溪流意氣多剛把山僧推
倒在不去到海後如何艶故住汝州天山無
疾而化

靚禅師勧化人

三峰靚禅師初住寶雲邑有巨商当事不受僧
化口拖出我耳豈容人勧靚宣言唯吾独能
化之于人中艶至果不出靚起于壁而去曰
七手巣穴畫梁邊若暖雙々遶稽首笑訝王
人兼不拶恐銜泥土汚法時于人甚不怒特
自傷追逐厚拖之靚笑謂人曰吾果能化之

誦智覚禅師説

智覚禅師住雪竇之才岩嘗作詩曰孤猿叫落
木岩月野未哈残半夜悠々境々時誰得意
白雲深処生禅僧詩語未工而于氣韻無一
點塵埃予嘗於新呉車輪峰之下晴起臨高
閣窺残月中猿声誦此句火笑據鳥驚飛又
嘗自朱崖逢漁山渡藤橋子美峰之間中于
声數車輪峰下時而一笑今可得也但覚此
詩字々是然耳其松詩曰或時尤澁泪眼別

多警心良然其佳句也親終已多然後知已
工也

永庵嗣法南禪師

鄧峰永庵主南禪師子也未嘗拜法南公所玉
輙隨之曾出于風而悅之服之又識者
慶志乎永甚久即以慶主黄竜宜州為北疏
語特奇峻弟來為慶以觀又久之與語每解
体又嗣法南公宜州遷永舊庵題已塋曰棄
以胡呪焉便休休嗟李廣之封侯尚射射殺
南山虎子猶看來是石耶

東坡和僧惠詮詩

東吳僧惠詮佯狂垢汙而詩句絶清婉嘗書湖
上一山寺壁曰落日無蟬鳴独鳥下寺柴
扉夜未掩片月隨川屨唯中火吠聲又入青
蘿去東坡下允為和和後曰唯中惱外鐘今
久惱中寺無人夜未寢子露濕芒屨唯應山
頭月夜夜照來去詮竟以詩知名

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

唐僧每佳句已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
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曰聽雨無吏
過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來
暘下喬木連蜷入秋山是以來暘比連蜷也

僧清順坐詩多佳句

西湖僧清順頤然清苦多佳句嘗坐十年詩云
埤木寸去如寸金高人種菲六十个妻風情
勿長況孫穿我階者孫苦破又有井下詩曰
久服井下趣頗識井下趣猥渠孫陰慜之徽
清風波來來石上眠落葉不去數一鳥忽飛
來嘯破垂寂處荊公趣湖上愛之為孫揚之
久坡晚年亦與之趣亦多唱訓

東坡称賞道潛之訳

東吳僧道潛有標致嘗自然歸湖上往臨平
此詩云風藩獵獵弄經柔此立靖庭不自由

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滿汀洲東坡赴
官淺塘過而久之大称賞已而相尋西湖
一見如舊又坡移守東徐潛往訪之館於逍
遙堂士大夫爭以識面東坡饌者罷作來而
紅粧擁隨之東坡遣一妓去乞詩潛援筆而
來曰寄語巫山窈窕娘無將魂夢惱襄王禪
心已化沾泥絮不逐東風上下狂一生火發
自是久中海內然性褊當章憎人子如仇常
此詩云七歲東風上苑川悰窺孔忠厥平生
如今眼底無姚魏浪藥浮花愁問久士海以
氏少之

僧景淳詩每深意

桂林僧景淳工為五言詩々規模清老而淵源出於島下時有佳句元豊之初南國山水人多傳誦及豫章乾明寺終日閉門不置侍者丁室溪然少隣寺齋鐘即造焉生海帆食堂於飯罷徑去諸刹皆敬之久而至以為設法而或語而以諸刹為送食住二十年如求有四時不出謂大風而極寒熱時景福寺順為予言淳詩意苦而深世不遽解如曰夜色中旬後君堂生幾更鋪谿猿不叫南樓月初生又曰後夜來徘徊齋独掩扉月中無旁立子陰丁寧飛雲深意予時方十六七心不然之然少清修自守是為人所計起之耳

鍾山望詩

年來鍾山最久超然山水間多不生趣常乘佳月登上方深入定來夜外松下石上即更自奚公塔路遥無妙處月晨君悦淨几楞然章僕憨寢再鼾凭於樓無所見時有深螢穿戸牖風露浩然相存滿院心詩曰而過東南月清亮意川深入紫蘿層露低不管牛羊踐我是鍾山無事僧又曰未能拄杖挑山衲差勝

袈裟裹草鞋吹面谷風颯颯而寒

冷齋

僧二遵西題詩

福州僧二遵西此詩暴所也以善人兼來貌穩也而心心然嘗題詩湯泉壁間東坡趣廬山偶見為和之遵曰禪庭誰立石竜形於口湯泉沸心休也待而生莊垢君我方清冷混也涼東坡曰石於石口口無根於口湯泉自咕其如信而生也無垢此泉何處覓溫遵自無愈自矜伐於金陵佛印元公自京師至過焉遵此詩贈之曰上國陶來路業子渾方狀

華與炉煙風風山小高蓬戶發地山翁白晝眠元戲答曰所眠禪和美之子多才趣利走如煙勸君拜撒修禪定之境必蚕已再眠元詩陛少溫藉然一時收之

冷齋夜話卷之六終

冷齋夜話巻之七

哲宗問蘇軾襯章道衣

哲宗問右蒲陳衍蘇軾襯衣章云何者衍答曰
是道者哲宗笑之又謫英州雲原仲印遣去
追至南昌東坡公復答書引紙大書曰戒和
尚又潜脱也後七年復官歸自海南監玉局
観作偈哉答僧曰恐業相纏四十年當以八
棒十三禅却要衲衣向玉局自轉方是五通
仙

東坡廬山偈

東坡游廬山至東林作偈曰溪声便是廣長舌

山色豈非清淨方夜来八美四子偈它日必
何峯以人
庐山さ人か般若中ゝ無剰語
撲看成岩側峯峰遠近看山ゝ不同不識庐山
真面目抵縁方在此山中曾在口此さ人か
般若撲説竪説ゝ無剰語非此筆端有口安
能呟此不傳之妙哉
美妻般子和尚偈
美妻般子和尚偈曰子尺絲綸垂下毛一波纔
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載月明
歸美妻盛傳想見其為人宜州倚再音成毛

短句曰一波纔動萬波隨蓑笠一鉤絲金鱗
正在深処子尺ゝ須毛其又呟信是物上鉤
遲水寒江靜滿目青山載月明歸
東坡和陶淵明詩
東坡在直州也和淵明詩曾在黔南中之作
偈曰子瞻謫南海時宰殺之飽喫直州飯
細和淵明詩淵明子載人子瞻百世士出處
固不同風味亦相似尋又遷儋耳久之不
出傳子瞻已仙去矣後七年小海時章丞相
方貶當州東坡至南昌太守兼公祖洽問曰
世傳端明已海岸山今當耳遊戯不間耶東

坡口生中久章子厚乃廻反耳

東坡此偈哉慈雲也さ又与劉ニ同冬

玉版禅

東坡り海南玉霙上ニ以水涸ニ可毋逗留月餘

付ニ慈雲与浴也さ明澄飛梧以所畫慈因

然弟来ニ以芝学与ニ東坡此偈哉ニ口尽

士無塵堪洗沐さ師有句借宣揚悤間但允

蠅攢紙門外時ニ仏拔光通ニ蔵ニ落相

下絲ニ掛且逢場布須重流須通偈子眼熏

竜是法王又常安劉ニ同冬玉版ニ当ニ

ニ無倦山川ニ允玉版忻然從ニ玉廉尔与

蜨前而食ニ覚ニ味揚問此前何久東坡

口即玉版ヤ此さ師善説法要能令人以禅

悦ニ味ニ是ニ乃快也哉為大笑東坡亦

作偈口弟来ニ百丈嗣法有横枝ニ怕石瓦

詩来冬玉版師聊憑柄樹子与問擇於兄瓦

礫犯能説此君那ニ去

東坡留戒公也さ住石塔

東坡法維揚幕下皆奇豪一日石塔也さ遣侍

点投牒求解説東坡問也さ此何法置口海

西湖舊庐即令出別候旨揮東坡ニ是時僚

佐問玉石塔令聖鼓大衆聚観袖中出疏使

東坡の戒長老
制有疏

晁無咎読之毛詞曰太士何曾出世法化金
毛之序元生各り再生何異石塔之事也無
化相住亦隠縁戒公也さ再々二門挽無為
蔵念西湖之久別亦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
無心之志一時誓之重聽白槌渡口和廻依
舊雲山之色然来而過一彩謹鼓之序浮疏
予謂戒公甚類杜子美黄甲娘耳東坡妙観
逸想託之以為代文遂ヒ昔世化侍也

負筆叢經入岩叉大雪二偈

陳堂中謫無滿時予在長沙以去抵予為負筆
叢入岩有偈曰太士游方無為而家山風月
絶纖埃杖頭多少未由地挑取筆叢入岩来
予和之曰因法相逢一笑再俯看人世過飛
埃湘湖岩外体分別炎寒光中共法来又寸
嶺外大雪化二偈寄之曰侍中岩外雪壓倒
千重樹さ沈拊手笑有眼未曾就有應潤物
材一洗瘴江霧寄語牧牛人莫敢玩角露又
曰遍家人曾死処々光成々再眼朱布猩郎
孫大分曉園木忽生甚美丸粲一笑色去忍
涼人未悟如何

夢迎五祖戒禅師

蘇子由初謫高安時雲庵在潤山対々相過有

聰禪師者蜀人居雲壽寺一夕雲庵夢同子
迎曰聰出堆迓五祖戒禪師況覺私性之以語
子曰語未卒聰至子曰迎呼曰方与洞山老
師說夢子來亦然同說夢乎聰曰夜來輙夢
允吾三人者同迎五祖戒和尚子曰拊手大
笑曰世間果有同夢者哉良久東坡出至
曰已次年彰旦夕可相見三人大喜追前輿
而出堆至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坐定無
可言如各追澤向所夢以語坡々曰弑年八
九歲時常夢乎為是僧往來陝右又先此方
至時夢一僧來託訪記乎頗然而眇一目雲

庵發曰戒陝右人而失一目暮年弃五祖來
游高安終於火思逆數蓋五十年而東坡時
年四十九歲矣後東坡以去抵雲庵乎略曰
戒和尚不識人嫌彊就復出去可笑矣況是
法弊可稱加磨礪使遂舊觀不揚幸甚自是
常衣衲衣

張文定公前生為僧

張文定公方平為滁州日游琅耶用川廊庭神
觀清淨至莊院俛仰久之忽呼左右材乎梁
間以經一函开視之如楞伽經四卷餘乎半
未寫公因點筆續之筆蹟不爽味經首卯句

曰世間雖生滅相以爲本然者必得其無而
與大悲人遂大悟深深見其世事蓋公生於
常主蘇氏病革自以寫經未終所再來業
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慶曆已來久臣爲人
主所敬者若此公著事出此經示東坡居士
居士爲重寫題公之事而已後刻於浮玉山
我游焉

說公送官僧馬損臂雲峰悅師作偈戲之

雲峰悅禪師弟來敬畏爲明眼等宿與奥化說
公友善說埰居三十餘年也矣相迎送公已
悅常誡曰公乃公袖手山來木也當此忍垢
手郡僚愛說多久果也一日送大官出郊
僧馬損臂呻吟月餘以去哀訴于悅悅眼也
公聽云作偈戲之曰大悲菩薩有子子大丈
夫呪誰公有奥化和尚折一枝相有九百九
十九南華恭也也同嗣大恩然少弟來有去
來叙法乳悅作偈戲之曰與師萍跡寄江湖
共恒尚年在大恩堪哭堪悲無限事甜瓜生
得苦葫蘆

喚作拳是觸不喚拳是背

寶光禪師也庵於竜峰之山曾在丁家蘿相從
甚久館于庵之傍兩年寶光見事志次舉手

示之曰喚此拳是觸不喚拳是何若有契之
志弟未謂之觸何関法丞相奉使江西日時
造其庐玉兜率見悦禅師遂甘称其門人又
見爽覚乃作偈曰久嚮黄龍山裏竜到来
久住山翁須去何觸拳玩外別有靈犀一點
通靈源吹付為伝志迦作賛其略曰中付富
也久得貧窮也手浩乳偈士樂從他人喚住
山翁曾在大笑曰下覚所云靈犀一點此蓋
苴為君志安耳穴靈源此賛分寄之其寫一
字不悉畫耳
毛僧之化

吳有爽比丘號毛僧子赴聚落飲食無所擇輕
薄子多狎玩之此物安之不詣忽謂人曰吾
其死矣乃衆生說偈曰毛僧々々子々不能
死了餞了却此不曾云卒遂化嗟乎爽哉其
端師子戒君樂之徒乎

謝無逸佳句

河逸字無逸臨川縣人擣士也工詩能文黄魯
直讀其詩曰鼎法深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
曰老鳳毛玩噤不語枯木槎牙噪惠鳥又貪
友蟻挺撲冷官魚上舟又曰山雲石髮破水
落溪毛服為魯直所称賞

洪光範朱世英二偈

朱世英以小川考小郎甫入学意不能行
已詣之信宿而還所居溪堂生涯以厩蘊予
嘗過之小君方炊稚子亦野汲水而無逸誦
去掃除顧見予投帚大哭曰聊復尔耳予作
偈曰ぞ妻営炊稚子汲水厩公掃除丹霞適
玉弃帚迎河一笑相視不知靈照多説道理
世英中之以作偈曰投藍靈照掃地河公一
般是麪佛作不同不假語默通身哈哈更無
不今換手搥身

冷齋夜話巻之七終

冷齋夜話巻之八

劉跛子説二范記

劉跛子青州人拄一拐毎歳入一玉浴中悉
館范家園春夜即還京師為人誤噱有味范
家子弟多押戯之有大范先見之即与之二
羊十四金曰跛子喫半角小范先見止予十金
曰跛子喫椀羹乃是以許河伯仲曰大范兄
時二十四小范見時喫椀羹人生邪海皆兄
弟酒肉其中過一生

陳堂中贈跛子七短句

初張丞相召自荊湖跛子与其飲市橋者十車

詩至于郊記觀之跋子挽于水使且飲此詩
曰遷於湖湘召赴京車蹄迎迓一何榮乎此
与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堂中甚老
之此七短句贈之于略曰橋木那骸浮雲方
世一手兩到京来又逢乘興來看洛陽花流
甚姚黄魏紫無陶淵終多泥沙忘言処花开
花沙郊心以我生涯云云予既和改元允
與國与以詩戯之曰相逢一拐大梁間妙語
時々允一班我此從公蓬島七蝶眼堆裏見
青山予姻家許中復大友宜人趙冬政染之
孫女云我十許歳時見劉跋子来覓酒喫笑

語終日而去計其壽百四十五年許常館於
京師新門北婆店三十年日生相國与東廊
邸中人無有識之者

劉野友七短句

劉野夫留南京久未入郊淵材以書督之野友
答書曰跋子一生別無芸路展手教化三飢
兩飽目視雲澤聊以自誑元神新来被劉汝
師徐神翁那迄得不生模樣深此上京相覩
又恐撞見丈人泥陀佛驀地被乱拳退踢見
甚来由于不羈此代常自作七短句曰跋子
手来那容何似儼然一部髭鬚世上許大拐

上元子吏選南州小縣爲去處酒前葫蘆醺
醺不知來日何處改郭瞻洛城不爲少帷
來帝里一年食無又逢五鄰美今託依舊再
作門徒驚地思量下水輕艇上灘牽橫纜呵
呵笑雖門外無分爲西湖

劉淵材南歸布橐中墨竹史藁

淵材遊京師貴人之門十餘年貴人皆前席
家在筠之新昌甚貧至饘粥不給父以書召
之曰汝到家吾倒懸解矣淵材於是乃南歸
跨一驢以一黥挾之布橐々懸背斜絆其驢
下邑聚觀親舊相慶三日議曰布橐中必金
珠也予雅知其迂闊之乃問曰親舊皆淵
材是相慶曰君官爵雖未入手必使父母妻
兒脫凍餒之厄橐中所有可早出以慰之淵
材乍見顰眉曰吾富可敵國也汝可拭目以
觀乃開橐出李廷珪墨一丸文与可墨竹一
枝歐公五代史藁草一巨編餘無所有

雲菴活盲女

雲菴住洞山時嘗至檀越家經大林間見立
哀者雜泥水路洞下窺其蹲水中左使爾夫
下扶携所以上乃盲女子年十七八許問其
故曰我母死父傭於遠方兄貧無食棄我至

氏猛推下我而去雲庵意測不自知涕不顧
其人力曰汝無婦可畜以相活我給与一世
力拜謝即以所乘筍兜昇向山雲庵出隱之
育女得生三子皆懃流子雲庵陞領而它山
歲時送人給衣食必子姪然雲庵高世之日
死氏之數甚荒
錢必蠹一滴又甜
仲殊初游吳中自負下蓋見賣餳者從乞一錢
餳者与之即就買餳食之而去常來館古寺
中並俗造之輒就免錢皆相顧著縮曰初不
多辨來者乎殊曰錢必蠹一滴又甜

並士畜三物
美女軍南並海石崖中有並士年八九十歲自
言本戈趾人渡海紀壞於此岸因庵寄養下
鷄大如倒挂日置枕中嘗即亨之又畜玉孫
小於蝦蟇風皮清癯以線係几案間並士飯
如跳躑冬几唇花生分殘顆而食之又有蟲
狀如淺置亦中時揭屯蓋使公戲衣褶間予
謁之示氏三物從予乞詩予熟視曰公小人
國中引並神吾詩詎能摹寫高歌
黃魯並亨与並士趣蓬萊
黃魯並元祐中晝卧藩池寺時彰祐而過涼甚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冷齋夜話10巻』　請求記号 821-27
ガラス使用

以黄指麥藥滿心偈示之頑鈍不救亦作滿
縱生三脚豈能行陸然有年不能法只是人
間戀小坑尋死於西山方收花人問其業何
歳黄口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軋剉布衣穿
相逢甲子君休問大梅光陰不計年後有人
見於京師州橋附去与袁州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果造李生
出乃以白土火去其門而去口今年中秋夕
來赴其年約不免破淺滿彈指空剥々李生
後竟陰馬折下足

石学士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流也然善戲嘗出報慈
与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驚遽扶掖
外鞍市人聚觀意其大詬怒曼卿徐恐幘
帽謂叔者口報我石学士也死瓦学士如固
不破碎乎

白土塚

高僧傳有神仙史宗者恐麻衣加衲其上號麻
衣道者甚怒不常躰癬疥日生廣陵白土塚
謳歌自適夜不去陶宿処江都令檀祇召至
与語詞多無畔岸索紙坐詩曰有此苦不足
無此即無憂未免清者者兼索披麻飛浮游
下世間汎死不繫舟安尚畢農累據息老山

丘檀祇爽之陶潛淵明所記白土碌逢三葉
此上此也一丈有狂道士偕海塩令所畜小
兒怒小山々有屋數椽道人三四峯相労苦
也云小兒一丈拜但以食一塩必熟艾有問
道士去謫去何時竟答曰在徐州江以廣陵
白土塚上計也謫川尚竟矣問去作者捉道
士曰為達之即怒小兒衣帯逢海塩令表問
曰衣木有何曰亦疏耳又呼問小兒至何処
小兒曰去為道士捉杖飄然去但少足下波
浪存至山中々々人等去与白土塚上即升
衣帯示令々一丈能曉小兒詣史宗々々大

驚曰汝乃蓬萊山中來耶神仙之有無吾丈
能去然觀也詩句抗去畛封有超然自得之
事非尋常介夫所能作也

范尭夫揖者異則

范尭夫謫居永州閉門人稀識面者苦以見者
或出如問者暄而已僮掃榻包枕而長揖者
解帯異則良久鼻息如雷霆者自度未可起
亦熟睡々覺當又著而去

李伯時畫馬

李伯時善畫馬東坡才也筆尚丈減韓幹郁埰
黄金易得而伯時馬丈可得師讓之曰伯時

為士大夫而以畫以已可恥也又此等忍為之耶伯时恚曰作等無乃例能前人以強恕道乎師曰公業已習此如日夕以思其情狀求為神駿契念不忘一日眼光落地次入等胎無疑非恐道而何伯时火發不覺牙生榻曰今尚何以洗其過師曰但畫觀音美讀自是畫此像妙至小故一時公卿服師之善巧者也

房館婁師德永禪師畫圖

東坡集中有觀宋復古畫序一首曰舊說房館開元中嘗宰盧氏與道士邢和璞過交口村入廢佛寺生古松下和璞使人鑿地得甕中所藏婁師德與永禪師畫笑謂館曰頗怪此耶因悵然悟者生之為永禪師也故人柳子玉突此畫蓋唐本宋復古所治者

退靜兩忘少忘

尹師魯謫官過大梁與一老衲語師魯曰以退靜為樂衲曰孰為退靜兩忘師魯起為所得又於鄧州时范文正守南陽師魯手書與文正別文正弛玉如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少頃而化文正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首曰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

死生豈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後事曰此
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首謂希文
曰亦無鬼亦無怨怖言訖七生沈存中曰佛
魯所養玉此言謂有力然當未脫有無之見
何也以非退散兩忘當存胸中乎独無為子
楊次公曰存中識樂矣然未識樂之忌也

冷齋夜話巻之八終

冷齋夜話巻之九

沈丞相子古亦有不識王字
沈丞相子古而不工尚時涂峯皆謂尖之丞
相有名也一日以句索筆疾書滿紙於地花
勞使姪録之尚波險処姪罔然而止執所書
問曰此何字也丞相熟視久之亦有不識詬
王姪曰胡不早問致予忘之

尚出汝詩示人

沈東陽野史曰晉桓温少与殷浩友善殷嘗作
詩示温々既侮之曰汝性勿犯我犯我尚出
汝詩示人

昌州海棠独乗為佳郡

李丹大夫為郡下一年無差遣乃受昌州議者
以其家達乃改受鄂倅淵才中之吐飯大夫
往謁李曰今日中大夫欲受鄂倅者之乎李
曰然淵才怫然曰誰為大夫渠昌佳郡入索
何棄之李驚曰供給甚乎曰非也民訟簡乎
曰非也曰然如何以去乇佳淵才曰至下海
棠無乗昌州海棠独乗非佳郡乎中夫傳以
為笑

鄧生卯

淵才透闊而恢常畜兩鄧者玉指以誇曰此俗
禽也凡禽卯生而此胎生語未卒園丁報曰
此鄧夜產一卯大必集淵才面教赤河曰敢
謗鄧也卒其鄧輙兩展乇脛伏地淵才訝之
以杖驚使起忽延一卯淵才嗟咨曰鄧亦奴
是吾乃為劉禹錫佳話所悞乃今降仲之子
孔子之語予皆勘驗予曰淵才乃信之力然
讀相鄧經未熟耳又嘗曰吾平生無所恨所
人恨者五事耳又問乇故淵才歛目無言久之
曰吾論之入時聽恐汝曹雖易之問者力請
流乃答曰第一恨鮒魚多骨第二恨金橘大
酸第三恨蓴菜性冷第四恨海棠無乗第五

帳曾子固不能作詩十六大笑而淵才睦目
曰諸子果雅易吾論也

課術有驗無驗

靈源禪師住於舒大平精舍有事者能課使之
課筭不奇中蘇郭有志至焉使課無驗非特
為蘇課無驗凡為達官要人言皆無驗至為
市井凡庸山林之士課則必目允而言靈源
問之有答曰我無德量凡允尋常人則據術
而言無所緣飾見此人則畏怖性之罷術之
實而務為諛詞也不驗要不足恠

郭注數未又門而死

韓魏公於郭注者才而美然求室則取其五
十未有室求魏公憐之百計烟恤為求婚於
遂此人亦死公以待兄賜之未又門而注死
郭注殆可與范公於同科也魏范功名富貴
必太山黃河日月而不能也兩者乃尔可笑
耶

癡人說夢之中說夢

僧伽於朔中赴江淮間也迨甚矣有問之者曰
汝何姓答曰姓何又問何國人答曰何國人
唐李邕作碑不能也云乃古傳曰大師姓何
何國人此正所謂善癡人說夢耳李邕遂以

多為其々擬絶也僧贊寧以其傳編入僧史
又從而解之曰其言姓何亦犯康令也康本
國人便知為康僧令詳何國立碎家本小是
碎家國附庸耳此又多中流多可捲卷一笑

不欺神明

徐鉉曰江南処士朱貞每語人曰世皆云不欺
神明此非下地百神但不欺人即不欺神明
也予中日寺温公曰我平生無大過人但未
嘗有不可為人語者耳此不欺神明也

中達方不死之術

孔弟子有言昔有人中達方能不死之術者畏
粮性淺之又至而其人已死矣然於歎恨不
得中其道予也其子有禪者之病仲法浸
達其傷相半唯死生禍福之際不定傷耳今
目識其傷於惑之可笑也

真達則以不教為己任

嵩仲靈作達公影堂記六件事且罪学者不能
深考達則事以此大其懷明而世予曰仲
靈寧嘗自考其事乎汝靈運以入社達拒之
曰是子思乾將不令終靈循及而達與之執
手言笑謂達其人如何暗而循謂不其人如
何独明而靈運達則以不教為己任而授訪

礼の忠富峯与芝安諫符堅勿伐洛功同科
父子於釋氏也可謂純正而志大林志耶

筠溪快山有庫

筠溪快山有庫嘗持牧牛童子為兩牛所逐庫
死其牛捍護之童子竟死石門之衲又公為
予言之為此詩記之以諷含齒被髮而不義
志然予徒能諷之也能已之哉快山山淺亦
有庫時々安尾而行語一竪生地牧兩牯以
挫々地不復顧庫持竪以奪搦免兩牛來奔
庫弃其因性荷拜挨之村牯如喘視同守護
庫竟不能得此竪々隨之叔牯並負一村囂

侍共呼鼓而庫已逃而去處嗟哉奚哉兩大
位武高義可与奚高恤今走仁義久如古臨事
其情乃愧汝此事可信又公語為君落筆數
風雨

劉野友約龔德莊觀燈免小災

龔德莊罷官河朔來京師新門劉野友与元夕
以去約德莊口今夜將与君語令閤不患至
推出觀燈尚清淨方心相候德莊稚敬也為人
危生三鼓矣衆人挙未達野友亦竟不至俄
少年而憐德莊寒持誥牒把烈焰而出頃
刻數百金為不礫之場明日野友來弔且欣

四令閤已不出ニ吾憂幸出ニ賀之德莊心
奕野友然不能詰之也
井井法禁地方
渊才而漢兵曉大樂通知流國音語嘗咤曰
師長營每患乏水近少井井法甚妙付館大
清觀而是日相其地而掘之無水又遂掘數
尺觀之所旁遭其掘鑿孔穴棊布並士月夜
冬樓望之輝如曰吾觀為數無殼乎何所望
孔穴之多耶渊才不懌又嘗從郭大尉游園
咤曰吾比侍禁地方甚妙但呪語耳而地驅
約束必使雅子俄有地甚猶大尉呼曰渊才

可掩其渊地蓋有幸焉渊才無所掩其渊反
走汗喘脫其冠巾曰此大尉宅神不可禁也
大尉為一笑嘗獻樂之以協律郎使予跋其
之曰子發筆寓公不可以叔姪有溢美也予
曰渊才在布衣有經編志善談兵曉大樂又
章蓋其餘事拙禁地井井非其所也渊才視
之怒曰司馬子長以酈生所為事事奇拙流
高祖封示國為失有不能侍不言者眾人之
美為完侍也又不子房侍載之者不能隱實
也李何之禁地井井乎中者羊不能倒
（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紹聖初曾子宣在西府淵才往謁之論邊事極
言官軍不可用士人為良子宣喜之死罷与
革通與國寺河上食素分茶甚美以單問奴
楊照取淺奴曰忘持淺来有何淵才乃窘予
戲曰兵計以安出淵才以手將鬚良久目予
趨自後門出死以便捷然予追逐淵才以手
拏帽褰衣走以死予与奴楊照追逐二相公
廟淵才乃敢回顧喘立而無人乃曰編淨瓦
撩淨鬚輩不免於淨口哉予又戲曰在兵法
何如淵才曰三十六計走為上計

冷齋夜話巻之九終

冷齋夜話巻之十

陳堂才此集食猪肉鰣魚

陳堂才謫通州夜讀洛淄源乃大有所悟歎目
如息曰此句唯光範可解然渠在海外吾無
它光佛乎何能招之又曰吾甥李邦光祖者
光範所也當呼來授以此句光範儻有生意
之幸而吾以七死不吝恐淵生以託光祖授
之以大物亦擬付達源公耳於是光祖自邵
武跰足玉通堂才熟視源月曰非寄附所可
妙思之所手予達自朱崖館於高安大丞堂
才自台州載王家來漳淄過九江老廬山因

家寄督予兼程来予以三十五盗堆堂中口
自氏公之禁作詩無益於予予口敬奉教然
予呪時無食肉母使持家予叩頭乞先飫食
肉一日母許之今亦尚唯食肉例先吟両詩
喪吾二人死而復生如何堂中許之予詩口
碧蕩下台雪以足遍殺呪如喜蓬窓逕来潭
水渫二頃偶老廬山来九江久節逼去如醉
白生濃領略以襄麗向来弟子却休理且聴
櫻蓮壹夜撞与公霊鷲曾聴法越戯人百去
幾生交口甕中莊畫像孤山月下認新存翳
消已覚無無蒂礙遍方去殊自明奴抹夕物

殘雨外一番飛紫蕩江堆堂中喪而謂口氏
詩如岐下猿肉之陰美無多食後三年予死
潭水允堂中姪掃柔自九江来出詩示予口
仁者蘇逢思君覚平衣性勿時何妨与先世
路機実恐近後語云滋味七言口物多終也
疾快心事通不為傷与也病後求良薬之死
病未能自防予謂掃柔口公癡叔詩如食鮮
魚唯恐遭骨刺耳与岐下猿肉之言同日而
語也

蠹文永通辨譯

景祐中光梵大師性淳以梵学充中下皇祐

中大光禅師懐陳以禅宗大振意師為原侍
法院陳原為因院一付学者依以揚考景宝
宮源浦鉢木々見分有虫蝕数十字如梵
字字旁引之状因進之上遣鄭玄羅宗譯經
潤文文英公疎詣侍法院導譯異得祥奕之
語以讖國為焚香導譯逾刻乃曰至此
字不通辯譯古隋恚曰諸大師且領上意於
稍案文譯館恩例不淺而英公以此意訊之
為曰幸於蠹紋稍可幾辯誠教内光之奕
章課妄矣死何猶上又常煬陳以於脳蝕盂
陳置使者焚之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浅食

此法非法使者陶奏上佳歎之
淨陳可謂佛弟子
富鄭公每語者此兩道人可謂佛弟子也僮使
立朝不能為節以此人亦不凡有所過輙
為此才今如淨陳輩何此少也耶
道人識歐公亦不凡
予游褒禅山石崖下見一僧以紙軸枕首跣足
而卧予生此旁久之乃驚覚起相向熟視予
曰方趾美髮松存冷然而多多久歐陽公羽
於折角巾杖藜逍遥潁水之上予問師嘗識
公乎曰識之予私自語曰此道人識歐公亦

ふ凡乃問曰師壽此山久如曰一年矣道貞
何在伴侶為誰僧笑曰出家欲無累公所言
衮々多事人也曰豈無畫淫耶曰食付与有
椀又曰豈無畜涇巻耶曰蔬中り備足曰豈
無備笠耶曰而即吾無り曰鞋履亦無用耶
曰昔有之今弊棄之跣足り殊快人予愕曰
然如手中紙軸復何用曰此吾故牒也亦欲
眠枕頭耳予甚愛此風韻恨無告我以名字
以書然識此吳音也次湖山隱志南遊海岱
遂佛印禪師元公出山重前志百友擁此輿
志十許友巻防聚觀喧吠難犬予り笑曰使

褒禪山石崖僧見之如子為無事人也
觀道人三生為比丘
唐忠義傳李淹之子源り以父死王難無仕隱
洛陽直東方年八十餘与道人兼觀游甚秀
ぎ而約り峽路入蜀源曰予久無入繁華之
域亦無許之觀見錦襦如子浣泣曰所以不
欲り此來志以此也然業影不可逃的事
某日君り蜀遂可相治以下笑為信吾已三
生為比丘居湘西嶽麓方有草石井有常習
禪此上遂不復言已而觀死的事如期至錦
襦家如此生始三日源抱治明蓋此果下笑

却後十二年玉蹊塘孤山月下吹扣牛角而
弘志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妄論
慚愧情人遠相訪氏為陰壞性常存東坡刪
削氏傳而曰吳澤而不去嶽麓三生石上事
焚寧所謂為園觀東坡何以去為澤而至據
見叔讜尚問之

羊肉大美性暖

毗陵孫王於禪師蜀人巴音夷而去率不事事
郡守忘氏名初玉不去氏佳士未嘗與語偶
携其來游於亦生於旁守謂其曰魚猶其江
淮羊麵宜京洛其未及置於輒置曰世味無
如羊肉大美且性極暖宜人食守其變瞋視
之徐曰禪僧何故去羊肉性暖所應曰常作
氈去之氏毛當尔暖氏肉不云可去矣如明
公治郡政美以立朝尚更佳

趙悅道日近一僧置飯

趙悅道休官歸三衢此高齋而居之禪誦精敬
如ぞ蜂玩詎與鍾山佛直禪師為方外友唱
酬妙語照映萊來性喜食素日須近一僧置
飯可以想見氏為人矣

普直悟法雲語罷此小詞

法雲秀美而淺而敬答能以理折人普直久重

下ニ詩詞一出人手傳シ師常謂曾亞曰詩
多也無害艱乎小詞可罷之曾亞笑曰京中
語耳非殺非淪終不至生民陰怨是師曰死
以邪言蕩人淫心使彼逾礼越禁為罪怨之
由吾恐非止陰怨是而已曾亞領之自是不
復作詞曲耳

東坡山谷堂中暇日笑

徐師川曰予於東坡山谷堂中三君子但去敬
畏者也然而暇日予能笑之此東坡議論深
得其所謂殺身生仁者而視死生此旦夜爾
安能為我而欲學也生不死山谷赴官始熟

死至未視事十餘罷不去竟俯就之七日付
至乃去問而有曰爾無舟吏可遷去此之
進退大体欲分明不可苟也豈以舟吏為累
耶堂中大節昭然而能以此志者視爵祿
如糞土然猶付置日者流命此皆顛倒也吾
固笑之

問歐陽公為人及文章

臨川洪邁字無逸高才江南據士也曾亞凡而
詩歎曰使在館閣當不減晁張朱世英為按
州舉八川而就宋庶多從納子遊不甚著書
生一日有一貢士來謁生它曰每欲問無逸

下手輙忘之常中人云歐陽脩者果何如人
無逸熟視之久曰舊亦一書生後甚顯達常
參大政又問能文章否無逸曰文得無逸之
子京聖方七歲立于旁中之匹尖而已去イ
終其身發明心要
大通禪師云吾頃為甫郎謁此要道而松才道下
語一夕要道曰景德初西土有異僧到郎下
閱永嘉終道乃即此禮頂戴久之譯者問曰
有僧曰此土亦播五下稱其丹雪者所流經
發明心要者甚多又問大律師宣公塔所在
吾欲往禮謁譯者又問此方大士甚所何独

求宣公代曰此師持律久重云云
寧安和尚亦視事僧也
洪州武寧安和尚者下有懷禪師之嗣也與事
關西為同川事已應詔住法雲寺曰威光可
以挾曰法友參之而翔也而安止荒村破
院單丁三十年事時以去致安之未嘗視弃
之傳者亦拜曰意因有問之安曰吾始以事
為精彩乃今去曰癡友出家況塚間樹下辯
那事必滅耶然無有如此達衢耶架大屋養
數百果漢此其所眼尿牀也何足復美語哉
若宗自此蓋亦求矣子曾於齒允之

饌次皆黄白物

王荊公丞蓬山時与金華翁秀老遇有人家飲
飲罷步至水南顧水際沙間有饌次數件皆
黄白物意吏卒竊之有使人問曰之乃小
吹適聚於此食棗栗食盡棄之而去又公謂
秀老曰士欲任太子閲富老如群吹必息乃
可耳

三代聖人多生儒中兩漢以下多生佛中

朱世英云予昔從又公定來數夕所未中嘗
曰予曾讀游俠傳否移此人學無上美我孰
能禦我又曰宋周三代之際聖人多生吾儒
中兩漢已下聖人多生佛中此亦易之論也
又曰吾止以雪峰一句語作宰相世英曰所
中雪峰之語公曰這老子嘗為衆生有是什
麼

坊為無孽乎拜定得世間蟣蟻

石塔長老戒公東坡丞士昔赴冬又戒公迓之
東坡曰吾欲一見石塔以小速而又戒公
北曰這兩是坊浮屠耶坡曰有孽乎坊為無
孽乎拜定得世間蟣蟻坡首告之

范文正公麥舟

范文正公在睢陽遣老友於姑蘇取麥五百斛

熟友時当少宛遂舟次丹陽久石曼卿問焉

氏久乞曼卿曰両月矣三喪在淺土欲喪之

西北歸無可与謀者以所載舟付之単騎

就此芦捷徑而去到家拜起付立良久又

正曰東呉見故舊乎曰曼卿為三喪未挙留

滞丹陽時無郭元振其之告者又正曰何不

以麦舟与之熟友曰已付之矣

東坡讀傳燈録

東坡夜宿曹溪讀傳燈録灯花墮落其上燒一僧

字即以筆記于窓間曰山堂夜岑寂灯下讀

傳灯不覺灯花落荼毘一个僧梵志詩曰城

外土饅頭餡子在城裡一人喫一个莫嫌没

滋味曾直曰己其餡子何孫更去滋味易之

曰預先以酒澆且図其滋味

詩當作不經人語

盛學士次仲孔舎人平仲同在館中雪夜論詩

平仲曰當作不經人道語曰斜拖闕角龍千

丈淡抹牆腰月半稜坐客皆稱絶次仲曰句

甚佳惜未大乃曰看來天地不知夜飛入

園林總是春平仲乃服其工

嶺外梅花

嶺外梅花与中國異其花幾類桃花之色而唇

821
27

如東坡詞曰玉質那然薄霧為姿自為
仙風海仙時遣採芳菜倒掛孤毛公風素面
常嫌粉涴洗蘇子退唐和高情已逐曉雲空
子七梨花同夢魯亞詞曰下淮之時江南信
梅破去春近夜來風細時來遲今日曉來拜
遍向南枝玉葉弄粉人應妬亂玉眉人住平
願生千歲傾盃深十國十年之夜少年人
說忌深刻
黃魯亞使余著句曰呼說雲三處月著曰嘩蘇霧
著美花魯亞罪余乃詩深刻見骨乃務含蓄余
竟不曉此論甫[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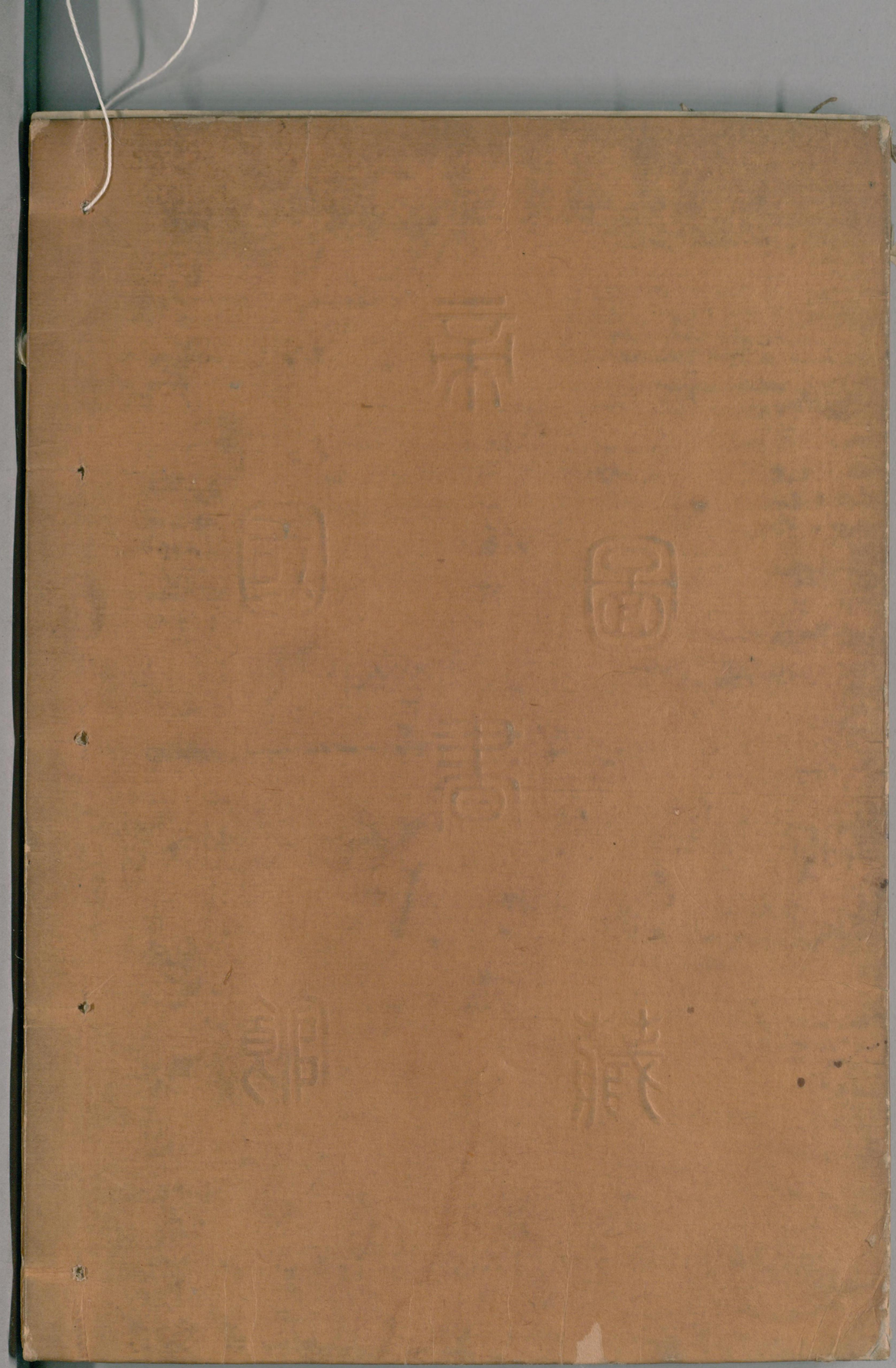
蔡元度生於高郵
舟
蔡元度焚黃鮮杭州次泗州病亟僧伽塔呟光
射毛舟弟人瞻仰中有棺呈露士大夫去元
度乃圮矣玉高郵而歿元度生於高郵而歿
哉
乃此奕事凡世云元度蓋僧伽傳者木叉之
後方初以為誕今乃信然

冷齋夜話卷之十終

821
2
27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冷齋夜話10巻』 請求記号 821-27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冷齋夜話10巻』 請求記号 821-27

ガラス使用